

阿微木依萝

著

# 檐上的月亮

THE MOON  
ON THE EAVES

Q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阿微木依萝 著



# 檐上的月亮

YAN SHANG DE YUELIANG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檐上的月亮 / 阿微木依萝著.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9.4

ISBN 978-7-5598-1671-9

I. ①檐… II. ①阿…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45325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 广西桂林市五里店路9号 邮政编码: 541004 )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张艺兵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广西广大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 桂林市临桂区秧塘工业园西城大道北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有限公司创意产业园内 邮政编码: 541199 )

开本: 787 mm × 1 092 mm 1/32

印张: 10.25 字数: 200千字

2019年4月第1版 2019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 001~7 000册 定价: 52.00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发行部门联系调换。

## 目 录

檐上的月亮(七章) .....	1
落 叶 .....	25
小马哥和他的女人 .....	38
走族(三章) .....	46
行乞者 .....	82
手艺人 .....	87
蓝帽子 .....	92
马前卒 .....	99
母 亲 .....	104
空壳子 .....	111
流浪的彝人 .....	116
泥人往事 .....	138
命运捕食者 .....	150
声音捕食者 .....	155

汉字捕食者 .....	159
工厂捕食者 .....	164
跑马山 .....	169
火车上的男人 .....	176
缘 分 .....	191
理发店 .....	204
隐心人 .....	210
房东太太 .....	220
鼠 隐 .....	228
旱 地 .....	233
隐者或饮者 .....	263
冒险家 .....	269
夜盲症 .....	274
失踪者 .....	279
骑 手 .....	284
游牧者 .....	302
回头路 .....	307
秋千上的落叶 .....	312

## 檐上的月亮(七章)

### 发

奶奶在老房子下面种了一片魔芋，高的高，矮的矮，秆子像蛇。我爷爷端着烟杆在黄果树下说，你奶奶和魔芋是一天生的，一天中的任何时候看见她，她都在魔芋地边或者魔芋地里。

确实和爷爷说的一样，奶奶每天都在魔芋地忙活。魔芋活着的时候给魔芋施肥除草，魔芋死了给它们收拾残根烂叶。奶奶从来不准我们去她的魔芋地。

麻脸婶子说，我奶奶年轻时候有一头黑亮的头发，可是后来再也没看见她的头发了。

奶奶的头发都裹在一条青色的帕子里。帕子旧扑扑的，在脑袋上缠成一个不太好看的像魔芋一样的疙瘩。我有一次和麻脸婶子吵嘴，她骂我是老尼姑的孙子。过了好长时间

我才搞清楚她为什么这样说。原来是因为我奶奶的头发。我又找麻脸婶子干了一架，追在她屁股后面大骂。

麻脸婶子放下挑水的担子转身就吼，滚！

其实我也很想看奶奶的头发。但是没有机会。她从来不当着我们的面摘帕子。

有一天我在奶奶的耳根下看见几丝灰白的头发，是从帕子里漏出来的，被一阵小风吹得飘飘扬扬，像白色的雨。“你的头发还在吗？”我忍不住问。

奶奶怔了一下说：“哪个喊你这样问的？”

我低下脑袋不敢回话。

我们家背后有几棵花椒树，还有一棵叫不出名字的树，那棵无名树上缠着许多可以喂猪的藤子，春天叶子透绿，夏天开着大朵大朵的白色碎花。奶奶把那棵树当成她自己的，谁也不准动那棵树上的猪草。她在树下插一圈小竹竿，将这棵树围了起来。

我有时爬到无名树上藏起来，躲在蓬松的藤子里，只要奶奶在树下坐着缝衣服，我就会看见她包着的帕子顶上冒出的几根白头发，是从单层的青布帕子里钻出来的。比耳根前后冒出的头发多，在青色帕子的映衬下，那白发十分显眼。

她一定没有想到有人会爬到树上看她的头发，所以她看四下无人，就取下她的青布帕子整理起来。她一摘帕子，我

看见那稀少的白发薄薄地盖在发红的头皮上，她肯定感到有些冷，快地解下围腰裹在头上。

“头发是白的。”我在树上自言自语。

“嗯？”她惊慌地四处看了一下，最后发现我在树上，抄起一根竹竿把我刷了下来。她把青布帕子整理了重新包上去，钻出来的白头发又被压下去，看不见了。

“为什么是白的？”我仰着脑袋。

“和你妈一样，话箩箩。”奶奶揪了一下我的鼻子。

我感觉魔芋才是奶奶的孙子。她即使吃饭也要端着碗走到魔芋地边，要是看见哪一棵魔芋倒在地上，她立刻丢了碗就去把它扶起来。我要是摔了一跟头，她只会懒懒散散地说：“摔得好。”

那天我看见奶奶坐在蜂桶边扎扫把，她和舅婆坐在一起。她们都很老了，眼神不太好，扫把扎得弯弯扭扭的。

“人老了头发就金贵了。”舅婆取下她的帕子，她不怕被人看见。她小心翼翼将头发梳理一遍，用一根黑毛线扎成两股辫子绕在头上，毛线比头发长，绕了很多圈。

“你还好，白头发不多。我的全都白了。都不敢摘帕子让天看啦。想想这日子过得多快，这些娃娃（指着我），昨天还在吃奶，今天就满地乱跑了。”

“日子快哟……”舅婆没再往下说。她看我一直在用眼



睛瞄着她的头发,赶紧将帕子包了上去。

奶奶的魔芋地只允许舅婆去,她们忙完了就坐在魔芋地边,看地里飞出飞进的雀子,看对面山上的羊群。我像一只小狗蹲在她们背后,等着她二人可能回头看见我时扔给我一把瓜子。她们嗑着瓜子。有时狗也跑去坐在她们身边,她们一声不响,狗也一声不响。

舅婆后来也不在我们面前摘帕子了。

## 眼

大伯母长得非常胖,她的眼睛却很小。她家门口有一块大石板,她的空闲时间都打发在那里:蹲在石板上,看天,看山,看经过她门前的人。

王叔叔说,老婆就是看门狗。讨老婆就要讨我大伯母这样的。

我大伯说,他下辈子再也不讨这样的懒婆娘,门口那块石板是她坐平的。

有一天,我爸和大伯打了一架,他们把帽子打落在一条山沟里,我和姑姑找了两天才找到。帽子被泥巴盖得只露一个边角,很多丝茅草倒在地上,路边的一些庄稼也打倒了,像老熊从这里滚了一遍。姑姑说,看吧,你爹和你大伯这两个

不成器的，为了你的懒伯母干架了。我说为什么要干架。姑姑说，你爹说你伯母像王母娘娘，管得你大伯屁也不敢放一个，你大伯说他没有被王母娘娘管，他想放多少屁就放多少屁，就这样你说我说，说到最后打了起来。

我爸和大伯打完架各自回家睡了三天，他们都受了伤。我把帽子交给爸，他有点伤心地靠在床头说，你遇到你大伯，他要是跟你说话，你就跟他说，我不要和你说话，他问你为什么不和他说话，你就说，你把我爸的脖子抓出血了。

我妈在门口偷听，笑得要背气的样子。

从那天开始我就决定不和大伯说话了。但我必须把我的想法跟他说。那天我看见大伯从对面小路上经过，我赶紧跑去跟在他后面。他果然扭头和我说话。我心里高兴得要死，但又怕他揍我。终于我还是说话了，想到我爸出血的脖子，我来了勇气抬高脑袋说，我不想和你说话，你把我爸的脖子抓出血了。大伯愣了一下，脸红筋胀回我一句，他把我脑门都打扁了，怎么不说！

大伯母有半个月看我不顺眼，她的小眼睛睁得很大，比平常大多了。可我不怕她。我照样去找堂姐玩。

有一天我又去找堂姐，堂姐不在家。大伯母坐在石板上吹风，屁股上挂着一大串钥匙。她眼睛眯得很小。

我姐呢？我问她。

上街了。她说。

我默默地坐在她旁边,想不出接下来该找点什么事情干。她居然跟我讲起故事来了。真稀奇。可惜这故事讲得真够烂,后来干脆不讲了,唠唠叨叨说了很多她自己的事情。她说到奶奶,然后小眼睛睁得更大,比看我不顺眼时还大。她说,你奶奶说我偷了她的鸡仔,这个老巫……太婆,我偷她的鸡仔干什么?上个月说米少了,起先说是你妈偷的,后来是你婶子,再后来就是我。不过我倒是真的摘了她一个南瓜,长得怪嫩的,可那是当着她面摘的,不算偷。都说我懒,我这粮食自己跑来的?我这些儿女都是不吃饭长大的?你流汗水的时候她们看不见,你坐在这石板上休息她们就看见了。一天到晚要像牛一样,身上套着缰绳才算是好牛,身上光秃秃的就是懒牛。我就是要坐平这块石板!我还要坐烂它!

我在石板上跳了两下,石板硬邦邦的。

那天我在伯母家吃饭,她家厨房有点小,伯母又太胖,好像是卡在厨房里的。我把着门框看她洗锅,她身前的肉挤在灶台上。

堂姐从街上买了几张红纸回来,红纸上写着字。看不懂。堂姐还买了一身红衣裳。大伯母很开心,她白天坐在石板上唠叨时睁得溜圆的眼睛这时笑成一条缝。她说,以后要

好好地管住自己的男人，管得住男人的女人才是女人。整天放着男人四处喝酒打架闹事的女人是窝囊废。我这辈子背着“王母娘娘”的骂名，我也不怕。伯母还看了我一眼说，脑门打扁了怕什么，脑壳还在，这么大的房子还在，起码喝橘子水不用省一口给这个，省一口给那个。

橘子水？我想起来了。有一次我爸从外面买了一小瓶橘子水，我忍不住喝了很多，我爸说我没良心，我应该省几口给我弟弟和妹妹。这事情我跟伯母说过。她记性真好。

过了几天，堂姐就把那身红衣裳穿上了。一直来伯母家帮忙干活的哥哥也穿了很好看的衣裳。伯母说，以后我就不能喊他哥哥了，要喊姐夫。

我有了姐夫以后，大伯母在石板上休息的时间就更多了。

王叔叔跟我伯母说，你在养膘吗？我伯母半眯着眼睛回答，是的。

我爸跟我伯父又打了一架，这回我爸没有戴帽子，伯父没有拿电筒。

王叔叔跟我说，你伯母的眼睛越来越大了，好像一对圆滚滚的铜钱眼。你姐夫给她家挣了不少钱吧？上门女婿就是骡子命。

我姐夫后来带着堂姐走了。王叔叔好像很开心地跟别

人讲,看,走了,终于拍屁股走了。

我伯母又和从前一样忙碌,这之后她坐在石板上休息的时间越来越少。她眼角上的细纹比从前更多,脸色也被太阳晒得黑乎乎的。有天我看见她背着好大一捆草从对面的山路上摔了下去,半天才从草堆里爬出来。摔了那一跟头没过几天,她又被一只狗咬伤了脚。伯父让三叔的儿子朝伤口撒了一泡尿。他说小孩子的尿是药。那之后,伯母走路一瘸一拐,她又和从前一样坐在石板上休息,不过她的手没有闲着。她坐在石板上缝衣服,剥玉米,挑拣豆子里的小石头。

王叔叔说,看,你伯母又要养膘了。

我把王叔叔的话说给伯母听,她正在穿线,抬着眼睛,举着一根绣花针和一条黑线,半天才说,你王叔叔家今晚吃的什么?

她猜到我刚从王叔叔家里蹭饭回来。

酸菜汤煮老四季豆。我说。

我家今晚吃鸡肉。她笑咪咪地放下针线,进去拿了一只鸡腿给我。

养膘要有养膘的东西才是。她指着手里的鸡腿说。她把针线重新拾起,眼睛睁一只闭一只,斜斜地对着快要落坡的太阳,将那条黑色的线子穿过针眼。

## 鼻

三婶一早一晚都端着铜镜照她那矮趴趴的已经瞎了的鼻子。从前这铜镜是不用的，现在天天摆在她手中。早些天她从麦地里回来，鼻尖上粘着几粒麦子，三叔说，你的鼻子长庄稼啦。她没有搭理。现在她话多了起来，“我的鼻子瞎了。”她说。

这天中午，她又端了铜镜坐在门口。精神不太好，头发散披着。她用拇指和食指，顺着两眼之间往下揉，这动作就像她在麦地里扶那些已经结籽的麦秆：它们倒下去，她用两根手指将它们挑起来，搭在其他麦子身上。可是这脸上的鼻子就只有一个，没有另一只鼻子可以依靠。她将鼻子揉得有些发红，鼻梁上的黑斑也红了。

我把黄果皮递到她的鼻子前。问，闻得到吗？她摇一摇头。我又将果皮卷起来挤了一下，果皮里的水像下雨一样扑到她脸上。她打了个重重的喷嚏，使劲掐了一下鼻子。

我说，鼻子瞎了，还会再长一只鼻子。我正在上小学，读到那篇关于壁虎尾巴的课文。

三婶听完大笑。

比土阿妈用她不太通顺的汉话说，你三婶是你三叔和你爸爸从外面偷回来给你三叔当媳妇的。看看看，和她的鼻子

一样不值钱啦。

比土阿妈这话把我绕晕了。听着好像我有两个三叔似的。但我还是将它绕给三婶听。她听完只说了三个字：死彝教。

三婶，我们也是彝教。我怕兮兮地提醒她。

三婶确实是和三叔偷跑来的。在她结婚的当天从半路上逃跑了，和三叔藏在山林里，当然还有我爸，还有另外几个人。我爸是被三叔喊去负责打架的——另外几个也是负责打架——如果当时需要打架的话。对方人多势众，他们也人多势众，并且藏于暗处。他们很顺利地把三婶带了回来。三婶很多年没有回娘家，直到她的大儿子出生才敢回去。

这个“不值钱”的媳妇有人喜欢也有人不喜欢。喜欢的人说她胆子大，敢从结婚途中逃出来嫁给自己喜欢的人。不喜欢的人说她丢本分，从结婚路上跑出来活得脸不红筋不胀，太臊皮。她们说，这样的媳妇是“养不家”的，早晚还会跑路。

可是三婶没有跑。

这些旧事都是奶奶告诉我的。她把那些人的样子和说话的口气都模仿得很到位。那些人在遇到我的时候，问起关于三婶的事情，也是那样的动作和语气。

现在，三婶端着铜镜认真修理她的鼻子。她的动作像在

修理那些坏掉的家具。也像在麦地里捡麦穗。

鼻子瞎了就瞎了。管它呢。三婶自言自语。太阳落坡时,她将那面铜镜放到高高的窗台上去了。

奶奶说,你三婶最值钱的就是鼻子。我的辣椒都是她舂的。我很多别个不愿意做的事情都是她帮的忙。鼻子瞎了有什么关系?正好什么味道也冲不着。什么味道想冲也冲不着。眼睛不瞎就好。大好。

## 嘴

陈奶奶吃了一条虫子,我看见的。

你说我为什么不喊住她的嘴?我喊啦!我说,陈奶奶,那酸菜吃不得啦,发霉啦。她说吃得。没有什么是吃不得的。

我当时就想,要不要跟她说她吃了一条虫子呢?真恶心。但我真的这样说了。她听完只吐了两泡口水。就这样。

我还记得当天的情景。是个傍晚,下好大的雨,她坐在堂屋中间,将那碗有虫的酸菜端到桌子上。她的眼睛已看不清东西,那碗酸菜是摸着放到桌上的。然后她又摸来了凳子,最后又给我摸来一只饭碗和一双筷子。我跟你们说,陈奶奶虽然眼睛不好使,但她的手就跟长了眼睛一样。她地里



的杂草都是这手上的眼睛看见的。当然有时她会意外地触着荨麻和刺，所以这手粗糙难看，有着许多至今没有愈合的伤口。

陈奶奶一个人吃饭从来不炒菜，嫌麻烦。她说，要是知道我那天去吃饭，就给我杀一只鸡。（这后来我去了好几次她也这样说。）

我们在饭桌上说了很多话。她说得最多。

她说，当年——她喜欢以“当年”开头——我们刚搬来这里，这里的草只有耗子毛那么深，现在这草长得比人还高。这里水源好，土地好，苞谷结得大个。你是不看见我老家的苞谷，哟喂，虫子都比苞谷大！我小时候，就爱捉苞谷秆上的虫子炒吃，有股苞谷的味道呢！刚才这虫子，味道淡，不如苞谷虫好吃。什么？脏？小短命的，饿你三天板凳脚也会咬一口，不知好歹！

我望了一眼酸菜盆里的另一条虫子，它个儿小，瘦，米粒那么长，肚皮上有细细的小脚。我要尝一尝它的味道吗？我在心里这样问自己。我正在犹豫，陈奶奶又把它喝下去了。这回她是端着盆喝的。

我后来又去陈奶奶家吃饭，她的手像是生了重病，一直抖啊抖，碗里的汤都洒出来了。还有她的嘴巴，因为牙齿掉得只剩三颗，一嘴饭转来转去地嚼。